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自警編卷之三

齊家類　孝友　恤親族　教子孫　居處

孝友

元城先生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鷄鳴而起適父母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君一等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鷄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爲勞蓋以刑驅其後也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耳若世人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爲古人矣僕聞其言至今愧之

徐節孝處士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
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闤市若有所亡人咸
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親戚故人或致甘毳誠不
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自調味太夫人飲食
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爲兒戲或謳歌以說之故
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
快也夫人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絶而復蘇哭不
輟聲呂溱造廬聞其號哭曰想見鬼神中夜聞此
聲亦須爲公泣也

蘇丞相知婺州泝桐江水暴迅舟橫欲覆魏國太夫
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太
夫人甫出及岸舟乃覆衆以爲誠孝所感

尚書許公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可得官兄弟
相讓不受久之而兄乃曰吾弟之才後必能庇吾
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

趙康靖公會郊社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槩乞以
封母郡太君宰相謂公曰公爲學士擬封不久矣
公曰母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許之
後遂以爲例改知審官院判秘閣與高若訥同判
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

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旦夕爲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

陳忠肅公至孝事親承順顏色使親庭無不適之意居喪毀瘠如禮廬墳茹蔬連年有甘露芝草之瑞於兄弟友愛尤至伯氏早世公撫卹其孤教養嫁娶使皆有所成立初奏補恩澤捨已子而先伯父之子及後貶責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有不滿之意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闇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宋宣獻所制也

政和間溫人趙彦霄兄弟二人父母服闋後同爨十

二年兄彦雲惟聲色博奕自娛生業已壞踰半彦
霄諫之不入遂求拆籍及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
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緡彦霄因除夕置酒邀兄
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
皆蕩盡俱有饑寒之憂今幸留一半亦足以給伏
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付之火
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所少逋負已儲錢償之
兄初有慚色不從不得已而受之次年彦霄與長
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大敬服之

杜正獻公前母有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適河陽錢氏
祖母卒公年十五六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劒斫之
傷腦出血數升其姑匿之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
其母繼父不之容往来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
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
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
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

温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
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
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蔡忠惠公云事父母之道曰孝天之性也事君上之道曰忠人之義也猶耳目心腹有身則有之非外物也通代以旌賞勸其孝爵禄勸其忠則孝非天之性忠非人之義矣猶無耳目心腹豈爲人歟乃亦若鷺白烏玄蓋物之本然也苟染而色之何可長也惟忠與孝待勸而行詎至孝至忠乎夫忠孝者感天地動鬼神故有氷魚寒筍之事迈風起禾之應或飾名沽譽雖勸諸亦可捨諸則三五之世忠孝多由於性三五之後忠孝多由於勸也勸之尚不能況不勸乎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張忠定公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来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而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

教子孫

滎陽呂公正獻公之長子也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待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

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
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
伏先生方畧降詞色時公方年十餘歲内則正獻
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
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
内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有成者少矣
歐陽文忠公與其姪通理書云自南方多事以来日
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頓解憂想歐陽氏自江南
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
列官品當思報効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
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
公神明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日書中言欵
買朱砂來吾不關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
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可觀此
爲戒也内翰蘇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
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僞此歐陽公與其弟姪
家書也
韓忠獻公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
西京倅謁告省覲康公與右相及姪枉史宗彦皆
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

於隅惟持國多深思知必有義方之訓託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位試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外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將何報國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栗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七歧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仲珙刻石竪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又十四字珙者孝肅之子也

劉忠肅公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黃魯直云四民皆當世業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

橫渠先生言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鞭之使得所養合其和氣乃

至長而性美教之之法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朴之若既朴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吳庠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笞賀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忍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謹默真宗嘗問高瓊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愚不肖賦知書於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每戒諸子毋曲事要勢以覬進身若吾奮節行間至秉旄鉞豈因人力哉又嘗與諸子論尉昭敏李斌之爲人諸子曰此無衆之所非也王曰吾常與此二人者言其忠質一心無銖髮敢欺朝廷衆之所非吾之所取也

胡安定治家甚嚴閨門整肅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

孰婦道

豢養正語錄云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
富者之教子須是重道貧者之教子須是守節
士人家切須勤教子弟勿令詩書味短
人家子弟惟可使覲德不可使覲利
教子有五導其性廣其志養其才鼓其氣攻其病廢
一不可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殖之又積善以滋潤
之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嚴繩之
以禮則長無不肖之悔

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爲可憂
子弟之貧富貴賤係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且賤
而多爲不義之事以求富貴之得非倒見耶

賑親族

范文正公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饗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顔以入家廟乎故恩例俸賜常均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長而賢數千畝爲義庄以養羣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

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公效逾四十年子孫賢令至今舉公之法不敢廢弛

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綃三十疋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貯之

呂正獻公自爲小官不問生事而夫人亦好施仕寖顯內外姻戚亦益多爲相受賜所散至十之九三公俸賜率以周九族家無餘積米不足至糴以繼

程伯温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已爲義人以爲難

吳文肅公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爲畢嫁娶以錢二千萬買田號曰義庄以贍親戚朋友之貧乏者終之日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爲嗚呼可謂萬義君子矣

韓魏公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異嫁孤女十餘人養育諸姪比于己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逮及終子有褐衣未命者追孝祖考恨不及養奉塋域甚厚自五世祖冢皆訪得之買田其旁植松檟召人守視之貴顯五十年身為將相累更大賜予及其歿也庫無羨錢室無奇玩賴天子賜金帛官出塋資喪事得以無乏

劉簽判哀族人不能為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初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及後登政府祿賜豐厚方能成其志而劉公於初仕家無餘貲能力為之士君子尤以為難

彭汝礪居家孝友事寡嫂謹甚兄無子為立後官之又官其弟汝方而後其子汝方聞公喪即棄所居官歸論者多之族人貧者分俸錢賙給或為置義

庄

王文正公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爲不義耳公奉身至薄所居甚陋真宗嘗欲治之公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

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聽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營園圃以爲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體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在世且無幾

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贍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爲慮

橫渠先生曰嘗歎爲范文正公買綵野堂者公不肯曰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弊壞及他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趙清獻公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于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有歎恡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處士魏野贈寇公詩曰有官居鄙僻無地起樓臺及上即位北使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坐中無荅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不久即還

楊尚書公致仕歸長安舊居爲鄰里侵佔子弟歎詰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府訴其事以狀白公公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

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李文靖公頗通釋典尤厭榮利世務罕以嬰心其自
奉甚薄所居陋巷聽事無重門其偪下已甚頹垣
壞壁公不以屑慮堂前花欄壞妻戒守舍者勿令
葺以試公公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公公
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
居第未嘗荅維因語次及之公曰身食厚祿時有
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
缺陌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
緒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耶

自足耳安事豐屋哉後遇疾沐浴仰卧而逝時盛
暑停屍七日室中無穢氣亦履行之報也
真宗謂輔臣曰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
沒深可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
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之
所知矣帝感嘆賜其家白金五千兩

自警編卷之三 終

接物類　交際　厚德　君子小人邪附　樂善　教育
　　交際　　報德　不報怨　濟婚葬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之勇決皆二公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予所不及也蓋二公用

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覆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范文正公讚楊文公億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

鞠詠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爲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奬進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荅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與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荅曰鞠詠之才不患不奮所憂者

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知始以王
公爲真相知也
李光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嶷同學
舍嶷既貴元亮猶蹉跎塲屋嶷在金陵以同舍故
先謁之亮謝以啓事云洗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
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矣
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
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
矣又如舊舉將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
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韓忠獻公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
爲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
驢韓爲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
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
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政世爲婚姻不絕
蘇文忠公元慶曆五年有李京者爲小官吳興臣在
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興臣求
聞達於朝廷興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
京妻謁興臣妻取別興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
召興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爲往還之久欲求一

別亦爲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君子小人

老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温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箇麄礪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凌則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韓魏公常言君子小人如氷炭決不可以同器若蕪菁妝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

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黨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逐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已是不是已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焉用計其如何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于色也

韓魏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蠆之毒物遠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

徐節孝先生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

曾宣靖公爲翰林學士未識趙清獻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清獻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絶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註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

元豐六年富公疾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爲治亂之本神宗語輔臣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爲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日誠如聖諭每對上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神宗皇帝銳意求治獎勵臣下劉忠肅公既對面賜褒諭因論人物邪正條對移時上意嚮納劉大諫序公文集云神宗面賜褒諭且問從學王安石耶安石稱卿品識公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因上疏極論其略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嚮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

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歛其於愛君之心憂國之言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爲之論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爲可羞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臣願陛下虛心平聽慎重好惡前日意以爲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爲短者今亦用其長稍抑虛譁輕僞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爲之士抑高舉下品制劑量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於大中之道然後風俗一險阻平施設變化

陛下力行之而已

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于范純仁者手自荅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韓魏公嘗言仁廟議饗清議皆與沂公不與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寇立朝天下聞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事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爲人之脩身誠意不可不謹哉

神宗問政府地震之變曾公曰陰盛上曰誰爲陰公曰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皆宜戒之上問吳奎奎曰但爲小人黨盛耳上不懌

樂善

韓魏公元勳盛德如此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也晏元獻公爲人剛直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鐏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文正孔中丞等皆出其門

鄒侍郎脩潔有志行記覽該總援筆數千言立就斯可畏者然自視如未足士有一善無貴賤必與之交無遠邇必欵收而取之

呂榮陽公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

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爲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韓魏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陳忠肅公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奬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已不能

杜正獻公推奬後進令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二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記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惟日不足者歟

呂正獻公平生以人物爲已任好德樂善出於天性士夫有以人物爲意者公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待上求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

衆人之善以爲善至其所當守竅然不可奪也

司馬文正對賓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誠事問之有草簿數枚嘗置坐間苟有可取隨手記錄或對客即書率以爲常其書字皆真謹

教育

安定胡先生在湖學時福唐劉彛執中往從之學者數百人彛爲高第允綱紀於學者彛之力爲多熙寧三年召對上問從學何人對曰臣少從學於安定先生胡瑗上曰其人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彛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脩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集垂法後世者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於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

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
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
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功學校始自蘇湖終
于太學出於門者無慮二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
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曰其
門人今在朝爲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
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之所知
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于民者治數十輩其餘政
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
共知而歎美之不足者也上悅

直學士院陳公歷知儀居河陽縣留意教化進縣子
弟於學或說之於判府富文忠公謂其誘邑子以
資過客文忠公疑爲人勸陳公毀學舍以塞謗不
從而講說不少懈文忠公益奇之平生以道德教
育天下英才爲已任故以學業出入其門者無慮
千人而齒于仕版輔大政親近侍列臺閣帥邊防
者有矣守方州使諸路佐郡邑宰人民者所至多
爲莫不知所以仁民爲固國之本也治已爲臨下
之範也學古爲脩身之資也事親爲行道之始也
官于四方而民受其賜者皆公之所教也

晏元獻公留守南京范文正公遭母憂寓居城下晏公請掌府學范公嘗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詗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紿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則取書問之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率以爲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曾文昭公知應天府路當東南孔道宴勞無虛日公曰飾厨傳以邀往来之譽吾不爲也乃積公帑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爲多

孫泰山先生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充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二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嘆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

胡公安國士子問學公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以忠

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門以敬爲持養之道開
端引示必當其才訓勵救樂必中其病
伊川先生晚年接學者刀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
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則已從容惜其
早死不及用也使及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
矣
寶諫議爲人素長者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
皆以濟人之急家唯素儉器無金玉之餘家無衣
帛之妾嘗於宅南建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
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

須者公咸爲出之無問識與不識有志於學者聽
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門
登貴顯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
生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報
其遺德
晏元獻公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
来大小學廢興自公始

厚德

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時李文正公以司空致仕於家上亟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於御樓之側敷對明爽精力康勁上親酌御樽飲之選餚核之精者賜焉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也

韓魏公爲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

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從容
以授之

王文正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
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
而後已日者上書言宮禁事請籍其家得朝士所
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
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
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
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
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
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
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
者衆

杜正獻公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擿發下位小節是誠
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
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足即繼以公帑量其小
大咸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於義可責
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負其閒
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愶不謹者諭以禍福
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

韓忠獻公在中書日見諸路職司裁拾官吏小過輒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況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柰何錮之於聖世乎

陳文惠公十典大州六爲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祐之故未嘗黜一下吏

呂正獻公議者或咎其持心太恕今除惡不盡將失有罪爲異日患公曰爲政去其太甚者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耶

校書郎張子奭居三川間嘗謂見王沂公延於便坐屏左右語之曰聞伊闕令劉定基貪黷無狀民將興訟又出書一軸悉數其罪且曰爲吏至此誠不足念若舉以成獄則平民罹其害者不啻千人今將先事除之如何子奭對以漢薛宣故事公頷之未幾檄召令至府面詰之仍示以鄉來書軸俾自閱之劉首伏不敢有隱且求解去翌日以疾告自免由是訟息而民安

方諫議謹言爲侍御史時丁謂貶遣謹言籍其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閱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其

蘇丞相平生於人無纖芥佹慍在杭州日有人以事屬公公不從後其人當言路懷忿抵巇或謂其事迹書劄具存可辯公笑曰吾豈爲是哉在潁州日通判趙至忠本歸明人所至輒與守競公待之以禮具盡誠意他日至忠泣曰至忠虜人也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今韓魏公與公耳

趙清獻公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歛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誨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罷

胡文恭公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千萬胡安定始教授於其間未訖滕公罷去群小斐然謗議以爲滕公用錢有不明者自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於坐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滕侯之謀有不臧奚不早告陰拱以觀俟其去刃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慚爲公書

司門郎中王緘治三傳春秋中第再調沂州錄事參軍時魯簡肅公方爲司戶參軍家貧食衆祿俸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怨王預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緡錢州并劾王王諭魯

曰第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其貧不給以私干公過實自某公何辜爲王曰某碌碌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及免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魯深愧謝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慊恨也由是沉困銓曹二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曰有魯姓名時魯已參大政立殿中仁廟目魯曰豈卿耶魯遽稱謝且具呈其實仁廟嘆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郎晚年田園豐腴子孫蕃衍壽八十九卒亦庇賢爲善之報也

韓魏公語錄曰人能扶人之危賙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善矣

丁晉公雖險詐亦有長者之言仁廟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公不荅上作色曰卽耐問輒不應謂徐奏曰雷霆之下更加一言則虀粉矣上重荅言

長樂陳希顏至道中爲果州戶曹有稅官無廉稱同僚雖切齒而不言獨戶曹數以大義責之冀其或

悛已而有他隙後稅官秩滿將行廳之小吏持其
貪墨狀于郡曰行篋若干各有字號某字號其篋
皆金也郡將盛怒以其事付戶曹俾陰伺其行則
於關門之外羅致其所狀字篋驗治之聞者皆爲
之恐戶曹受命不樂曰夫當其人居官之時不能
懲艾而使遂其姦今其去也反以巧吏之言害其
長豈理也哉因遣人密曉稅官曰吾不欲以持訐
之言危君事無當自白不則早爲之所稅官聞之
乃易置行李亂其先後之序既行戶曹與吏候于
關外俾指示其所謂有金者拘送之官他悉縱遣
及造郡庭啓視則皆衣衾也郡將釋然稅官得以
無事去郡人翕然稱戶曹爲長者然而戶曹未嘗
有德色也

傳獻簡公言以帷箔之罪加於人最爲暗昧萬一非
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
面目言之得無訒乎

曹武惠王爲人仁愛多恕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
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曰吾聞此人新
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朝
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

其用志如此

濮安懿王以英宗賤祚例當改封英宗尤詳謹不敢遽既踰大祥始詔兩制議其禮兩制謂當封大國稱皇伯中書疑所生稱皇伯無經據又封爵須下詰名之則未得其中方下三省再議英宗復詔罷之而臺諫官攻中書不已尤指切歐陽公諸公莫不避匿自解韓魏公獨謂人曰此中書事皆共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嘆其平直忠諒不肯推謗以與人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夜午葢宴論之楊文公以告王文正文正不荅退以紅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爲恨明日真宗出章疏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乎上意遂釋

蔡忠惠公嘗飲食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客遽指爲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愧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

李文靖公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附巳胡秘監旦謫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爲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啓賀之詆前居職罷者

云呂叅政以無功爲左丞郭叅政以酒失爲少監辛叅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叅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公甚力意將以附之公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於是者耶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況歎揚一已而短四人乎終爲相旦不復用

蔡挺爲江東提點刑獄有虔州職官諧本州曹掾姦利事蔡留職官於坐呼掾面證之而初無是職官慚懼辭伏蔡責之曰汝小人也吾雖可欺柰何諧無過之人乎叱去之自是無復諧毀而人服其不可欺也

陳彭年任翰林學士日求對歸詣政府王文正公見之陳起呈其狀曰科塲條貫公投之於地曰內翰做官幾日特隔截天下進士陳皇懼而退

蘇丞相之孫曰舒信道元豐中自御史中丞銳於進取言事多涉刻薄爲王和甫所繩除名紹聖復通直郎知無爲軍或言其得罪深重不當叙復改監中嶽廟祖父聞之曰士大夫立朝當路一涉非義失人心則終躬遂廢如王君貺未三十爲御史丞緣進奏院事終躬輒軻不復大用陷於刻薄可不

謹哉

邵伯温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樂未能興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如武侯猶不可妄論況萬萬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也後生輒議先賢亦不戄也伯温自此於先達不敢妄論

仁宗時天下提刑轉運知府多以愛憎喜怒發擿官吏小失以快已意御史裏行陳洙奏欵望凡奏到公案其被奏官於理無罪者兼取問元案舉官司重行譴罰被奏之人移於隣部以相迴避仍令班行天下戒監司州郡苛察者上深以爲然令審刑院大理寺今後諸處勘到命官使司奏案內有不合書罪顯涉捃拾者仰奏勘干繫官吏自是少敢以喜怒憎愛羅織官吏

張文定公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文定晚年爲宰相門下厮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霑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

不止文正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爾事我日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其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爲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十千以歸恐爲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鄉里稱君爲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掖之子姪第令爲曹南令族

仪姪傑倣繼登進士第令爲曹南令族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荅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荅曰得灌園已出望外況管庫乎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爲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旛騶御滿野如守土之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李文靖公素有長者譽一老僕通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惻之祝夫人曰願如已子育於室訓教婦德俟成求偶嫁之止請夫人親結縭以主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女範堅白擇一壻亦頗良具奩幣歸之其二親後歸京聞之感公淪刻心骨丞相病夫婦割股爲羹饋之至薨衰絰三年以報

劉留臺自少極貧專事趨謁歲久鄉人厭之不能自
存一日與其子同往泉州謁親表徐司戶到泉州
而司戶得罪憲司對移他郡復徒步歸至漳泉市
買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卧堂中終夕不去
翌早有一人號泣而至自言爲商于外八年不歸
只收拾得金子八十五斤以一袋盛之昨晚醉中
與同行携到此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其金
不見公逐舉以還之彼以數斤遺公公一無所受
及還鄉人愈薄之前以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
干公荅以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爲
已有必有禍災身且不保安用物爲彼人辛勤所
積一旦失去或不得還鄉或死非其命其害有不
可勝言者吾是以還之惟安分以畢餘生耳未幾
父子同膺鄉薦一舉登第官至西京留臺後五十
年間子孫趾美仕途者二十有三人予乙卯秋還
自滁陽與其元孫質夫縣丞同舟入雪川得聞其
詳且言伯父侍郎嘗錄其事鐫之以戒子孫當以
高祖之心爲心在家者慈儉以安分居官者廉勤
以守節凡物非已有者不得妄有覬覦云
實諫議嘗因元夕徃延慶寺燒香忽於後殿堦側拾

得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遂持歸明旦侵晨詣寺守候失物主須臾見一人泣涕至公問所因其人具以實告曰父犯刑至大辟偏貌至親貸得金銀若干將贖父死暮以一相知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罪已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與同歸以舊物還之林積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床第間有物逆其背揭蓆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又其中則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曰吾故人脫復至幸令来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日劒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欵貨則無有急泣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榜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原珠俱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欵之前日已爲已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爲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爲吏部侍郎

慶曆中呂許公罷政事以司徒歸第拜晏元獻公殊章郇公得象相又以諫官歐陽文忠公余襄公上

巡羅夏竦樞密使其他升拜不一是時石徂徠爲國子監直講獻慶曆聖德頌褒貶甚峻而於夏竦尤極詆斥至目之爲不肖及有手鋤姦柄之句頌出泰山孫復謂石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黨議起石在指名逐罷監事謫判濮州歸徂徠山而病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温謀反或言直温嘗從石學於是夏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旨編管介之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石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夷簡爲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石果北走則雖孥戮不足以爲酷萬一石屍在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夷簡曰石之死必有棺殮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棺空棺必用函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即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爲然遂自石親屬及門人姜潛以下并函肆棺殮舁柩之人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諫之諉尋有旨放石妻子還鄉而世以夷簡爲長者

章蔡同肆羅織遷謫元祐諸公蔡率章以奏乞發司
馬光墓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蔡等退哲宗留將
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哲宗
曰朕與卿同乃不從
曹武惠王討蜀初成都有獲婦女者悉閉于一第竅
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罷
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
東坡記齊人劉庭式未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
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病兩目皆盲女家
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
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
老予偶讀唐摭言載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謐守
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
女爲托曰其長幼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
娶其娣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病非泰何適皆服
泰之義乃知古人已先劉庭式矣陳無已談叢亦
云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行既中第婦家言
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
後盲君不爲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
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姚椎初爲將以女議定一寨主子無何寨主物故妻及子皆淪落後椎以邊帥赴闕奏計一嫗浣衣喜其有士人家風問所從來嫗云昔良人守官邊寨有將姚其姓者許以女歸妾子今夫既喪無以自存方貨餅餌以自給姚曰爾尚記形容否嫗曰流落困苦不復省記姚曰椎是也女自許歸之後不與他族日望壻來豈以父之存沒爲間耶嫗泣下氣咽不語久之因留嫗并其子易以新衣俱載還鎮遂畢其禮

鍾離權開寶間宰江州德化明年以女嫁許氏諭胥

甩市婢從嫁翌日胥與老嫗引一女子来問其何許人曰撫之臨川人也女受嫗戒不敢有他言君視事歸見于屏女流涕有戚容且疑其家叱罵鍾離君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毬窩道我戲處歲久矣而窀處未改也鍾離君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不幸與母俱亡無親戚依倚方五歲育於胥家十年且將爲已女今適見明府視事追感吾父不覺涕零君大驚呼牙儈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之子納采有日鍾離遽以書抵許氏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

而得前令之女吾憐之義不可久留當掇吾女之
奩篋先求壻嫁之女更俟一年別爲女營嫁資以
歸君子可乎許君荅書曰邊伯玉耻獨爲君子君
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家
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報德不報怨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
司馬温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
必忠
崔子玉座右銘曰施人慎勿念受施戒勿忘忠
曹武惠王征幽州偶失律於涿鹿素服待罪趙叅政
昌言請按軍法朝廷察之止責右驍衛上將軍未
幾遂起趙叅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於尚書省久
不許見時公已復樞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許朝
謁士論歎伏
景祐中呂許公執政范文正公以天章閣待制知開

封府屢攻許公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徙越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呂許公自大名復入相對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使上以許公爲長者天下亦美許公不念舊惡文正謝曰嚮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奬拔乃爾許公曰吏簡豈敢復以舊事爲念耶

唐質肅公爲御史論文潞公專權植黨交結宮禁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唐公語益切樞密副使梁適叱唐公下殿詔送臺劾之潞公獨留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唐公旣貶而公亦罷相判許州未幾公復召還相位即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公言起唐公通判潭州後御史吳中復請還介言路潞公復言唐介頃所言皆中臣病而責太重願召之尋至大用與公同執政相知爲深後潞公爲平章重事薦介之子義問以集賢殿修撰帥荆南潞公之德度過人如此

彭汝礪在臺嘗論呂嘉問事且與蔡丞相異趣使外

十年蔡爲有力後治嘉問獄不肯阿執政意擠之
坐奪一官至是又辯蔡丞相不當謫至得罪乃已
人以此益賢之

至和中范文忠公爲諫官趙閱道爲御史以論陳恭
公事有隙慶寧中介甫執政恨文忠公數毀之於
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
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
宗遣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
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
以私害公

吳正肅公初尹開封范文正公在政府因白事數與
文正公忤既而文正公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爲任
事者所沮公取可行者固執之
陳龍學公從易天禧中坐失舉送宰相寇萊公素惡
之遂除知吉州及萊公貶道州從易爲湖南轉運
使咸謂曰可忘盧陵之命耶萊公至從易以故相
禮敬之言者爲慰
張文節知白初參知政事爲宰相王欽若所排及知
南京衆謂必報之而知白待之加
厚

楊侍即偕知審官院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上言以
謂連年出師國力日以虧莫如以書遺之徐圖誅
滅之計諫官歐陽文忠公蔡忠惠公交章劾奏偕
職爲從官不思爲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
當誅偕不自安求知越州道改知杭州而忠惠公
謁告迎親輕遊里市或謂曰何不以言於朝偕曰
蔡嘗以公詆我豈可以私報也
陳恭公素不喜歐陽公其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京
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相公遂
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罷使相換觀文公當
草制陳自謂必不得其美辭至云杜門却掃善避
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大驚
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
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郎曰吾恨不早識此
人
陳忠肅公既還寓通州時開封尹盛章與石慤以私
隙詬爲章密取旨送慤獄以罪編置通州因揚言
爲公報忿蓋公貶台州石慤窘辱百端迫脅累矣
公聞而嘆曰此豈盛世所宜有耶因謀徙居以避
之時縣宰與公姻家而於慤亦沾親慤屬宰求館

舍宰以爲疑公謂宰曰親戚患難宜相周旋置此
邮彼乃爲義事無足嫌也宰於是與之盡力慽聞
而愧感遣其子來致謝公曰吾爲宰盡親戚忠告
之益爾非欲以報德怨也却之不見月餘遂挈家
爲江上之遊

孫文懿公欵典田赴試京師尉李昭言戲之似君人
物求試京師者有幾文懿以第三登第後判審官
院李昭言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
公時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榮州貧甚得束
修之物持歸爲一村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
庫鎮將者部川絹綱至見公愧懼公慰藉之黃金
一兩贈其歸其盛德如此

宋元獻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一舉人
行囊中有不稅之物爲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
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
也僚屬曰犯人乃言官之子也意欲激其報之公
不荅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歐陽文忠公自云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
爾公初以范文正公事得罪于時相坐黨人遠貶
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及後爲

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公擢用文正盛稱公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國家文正子純仁大以爲不然刻石則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嘆曰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唯其言公取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無怨惡於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

范文正公年三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諸子皆公爲葬之歲別爲饗祭朱氏他子弟以公蔭得補官三人

王章惠公舉進士時甚貧遊於翼城通人飯執而入縣石務均之父爲縣吏爲償錢又飯之館之於其家而其母尤所加禮一日務均醉歐之王遂去明年登第又之爲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然王豈有害之意乎至是事敗文潞公爲縣捕之急往投王王已爲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鉞銀至縣葬務均之母事少解至王爲參知政事奏務均教練使務均亦改行自修王公長厚而不忘一飯之恩

也如此

原叔曰趙康靖公與歐陽文忠公同在館及同修起居注康靖性厚重寡言文忠意輕之及文忠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康靖爲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康靖澹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誥會文忠甥嫁爲文忠從子晟妻與人搖亂事覺語連及文忠文忠時爲龍圖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疾韓范者皆欲文致文忠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群臣無敢言者康靖乃上書言文忠以文學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轉加汚衊臣與脩蹤跡素踈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或謂康靖曰公不與歐陽公有隙乎公曰以私廢公緊所不敢書奏上不悅人皆爲之懼康靖亦澹然如平日久之文忠終坐降爲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譬康靖令求出廼出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康靖復表讓以歐陽修先進不可超越奏雖不報時論美之

王荊公秉政更新天下之法宿德舊人議論不叶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驟引呂惠卿至執政惠卿事荊公如父子荊公罷相惠卿欵代荊公恐其復来

乃因鄭俠獻陷王安國亦以沮荆公也自是凡可以害荆公者無所不用其智荆公再相於是起華亭諡獻而使徐禧王古蔓周輔三輩按惠卿情不得練亭甫呂嘉問以鄧綰所條惠卿事交鬨其間復爲惠卿所中語連荆公子雱雱時已病坐此憂憤而卒荆公憂傷益不堪遂再求罷去初康節先生嘗謂富韓公曰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惠卿安石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後果然

濟婚塗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兵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兵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父何也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塗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兵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兵夫曰已付之矣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率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

緦絰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
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賵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
即徹宴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
者

范忠宣公知太原府河東土狹民衆惜地不葬其先
公遺屬僚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一
路諸郡皆倣此不可以萬數計刻石以記歲月
查道淳化中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裒錢三萬遣
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
鬻其女以辦喪事道傾槖中錢悉與之又與嫁其
女又嘗有僦卒女爲人婢道贖之以嫁大族

沈內翰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人有貧不能葬及女
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嫁數百人倡優養良家
女爲已子者奪歸其父母

趙清獻公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爲人
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殮且葬
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

趙清獻公得虔州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
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
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

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

竇諫議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公爲出錢葬之由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及貧不能嫁公爲出錢而嫁之由公而嫁者凡二十八人

歐陽文忠公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錄以官由是三族賴公之力其後昌熾

太常少卿陳公軽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子沈同登進士第

彭尚書公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天隱亦奇之及官保信迎天隱置于學執弟子禮事之天隱死無子公爲并其母葬之又葬其妻又割俸資其女同年宋渙未官而死公經理其後不啻家人蓋其篤行如此

韓忠獻公重恩義賙人之急視財物如土礫糠粃不以慿其意既乏則捐已服用玩好或脫取家人簪

珥與之士歸趨之無遠近公不厭踈戚與交故舊
之孫子寒窶無所托而依以爲生者常十數家少
善尹師魯師魯亡割俸畀其孤爲直其冤于朝仍
奏錄其子
韓魏公知并州河東俗雜羌夷用火葬公爲買田封
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爲恥
薛簡肅公爲蜀以惠愛得名民有老嫗告其子不孝
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
養母子遂相慈孝
謝逸記曾魯公布衣游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
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公
曰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戚然動心兒若於難不然
繼以血無益也旁舍生顧視左右欷歔久之曰僕
頃官于某以某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之甚急視
其家無以償之刀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
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
徙不常且無義愛離色衰則棄於溝中瘠矣吾士
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愬曰不意君之厚貺小人
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數倍然
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

彼不可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矣侯君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携女至期以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旁舟人則曰某舟去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爲士人妻逸自言元祐八年至京師得於鄴郡黃正叔以爲公墓刻不載故惜其不傳因書其大略云 江唐卿影響錄載王丞相曾事同

趙鄰幾好學善著述太宗朝權知制誥逾年卒子東之亦有文前以職事死塞上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其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轉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孤女且幼使其女與同處及二女皆長延嗣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追汝遠矣即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長配職方郎中戚維之子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文鬯之子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石先生爲之作傳以勵天下謂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

自警編卷之四 終

出處類

出處　出處患難　義命　恬退

韓魏公因論進退曰出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

迹

韓魏公既解相印王丞相遺公書謂過周勃霍光姚

崇宋璟又曰爲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敢天下

以爲名言歐陽文忠公亦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

德業兩全謗譽自止過周公遠矣

富鄭公韓魏公爲相務推尚薦退有德之士以勵風

俗知蘇公子容父次儒館不干榮利屢問所欲惟力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潁州後富公遺公書曰若吾子出處可謂真古君子矣

胡公安國仕止父速由道掾義行心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其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則饑飽寒温必自酌酌不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某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内斷於心雖游定夫謝顯道諸丈人行亦不以此謀之而後亦少悔矣浮世利名真如蠟嚼過前何足道哉

王荊公平生養得氣完爲他不好做官職嘗上殿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不乆對曰阿除不得又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亦不乆又曰阿也除不得下殿出來便乞去更留不住平生不屈也奇特

范忠宣公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已至僕妾皆治於家往往鐫削過爲簡儉有不能飽者雖晚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厨加料幾倍無不厭餘或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已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孥者

吾欵使吾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爲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前輩嚴於出處每致其意如此

司馬温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恠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

內翰賈公廷試第一往謝杜祈公祈公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賈退謂祈公門下士曰黜以鄙文冠天下而謝於公公不問而獨在於生事豈以黜爲不足慰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進退不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爲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不輕而道不行而已何恠爲賈爲之嘆服

歐陽文忠公初坐論救范文正公遠貶三峽後元昊反范起爲環慶帥辟公掌牋奏公嘆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爲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遂辭不往

呂氏雜志云或問二程先生以呂公温公出處爲有優劣先生云正不如此呂申公世臣也不得不歸

見上司馬公諍臣也不得不退處蓋自熙寧初正
人端士相繼屏伏上意常不樂以爲諸賢不肯爲
我用故正獻公求在京宮祠以明不然上意始大
喜
蜀郡范忠文公在許范太史公謁告省覲上遣使宣
問賜金百兩仍須手詔龍茶命公齎賜忠文公初
朝廷既相温公申公詔起忠文公欵以門下侍郎
處之忠文公以書問出處於太史公以謂不當起
忠文公得書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欵爲者君
實已爲之矣何用復出又與親舊云此亦欵出矣
而三郎勸止遂已三郎乃祖禹第行

義命

伊川先生語錄云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有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或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已固可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

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然聖人言命蓋謂中人以上者設非爲上智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若乃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下者也

范太史公每誦董仲舒之語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謂冲曰君子行已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韓魏公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禽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已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爲可誣哉其自守如此

胡文恭公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爲意在文館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身俟時無爲造物者所唾世以爲名言

東陽胡百能跋邵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嘗言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已能往往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

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百能

佩服斯訓未嘗不以語朋舊也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官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必復來固好第亦須看仕官如何師川曰亦以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仕宦處處一般既免未得須復爲他官逃之彼彼亦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復爲人所羅織陷於禍柰何曰顧吾所自爲者如何耳苟自爲皆合道理而無愧赧而不能免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師川曰極是亦待來此矣若做不得去之未爲晚又言人只爲不知命故纔有些事便自勞攘若知徹便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固嘗解云使孔子不免於桓魋之難是亦天也桓魋其如何哉蓋聖人之於命如此夫富貴死生人與焉何尤人之有孟子分明爲臧倉所毀不遇魯侯而以爲不遇非臧倉之力

蓋知命也

劉孰中曰謁魯魯公曰久知都官治狀屢欲進擢然議論有所未合姑少遲之吾終不忘也翼曰

士之淹速詘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紀錄而尚屈於不合之論亦其之命也魯公歎曰比來士大夫見執政未始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歸怨而君乃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將十年未見如君之言也

唐質肅公一日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爲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內翰范公三詆力詆王文公青苗之法不行即請致仕疏凡三上聞者皆爲公懼文公怒公落翰林學士致仕公以表謝曰臣雖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望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塞蔽之姦公既得謝蘇文忠公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范忠宣公知襄城縣伯兄久病心疾公承事照管湯藥飲食居處衣服必躬必親如孝子之事嚴父賈文元守北都辟掌機密召編校秘閣書籍皆以兄病辭不赴富文忠公責之曰臺閣清資人豈易得

小官出常調亦難事何必苦辭公曰富貴有命
范忠宣公奏疏乞將呂大防等引赦原放辭甚懇至
忤大臣章惇落職知隨公草疏時或以難田觸怒
爲解萬一遠謫非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國恩事
至於此無一人爲上言者若上心遂回所繫非小
詵有不從果得罪死復何憾命家人促裝以俟謫
命公在隨幾一年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上表乞
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
意遂貶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
然詭道人或謂公爲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
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欵哉但區區愛君之心
不能自已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每
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
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至永
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
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欵以忠
宣與司馬公議後法不同爲言求歸白公公曰吾
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
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
諸子遂止

蘇丞相之孫曰祖父知滄州陛辭上曰朕屢欵用卿輒爲爭奪豈非命耶然卿直道久而自明祖父頓首謝

扈載顯德中以文章有名朝議以合爲知制誥樞密使王朴力薦之又未除改朴詰中書問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文學但斯人命薄不能荷負耳朴曰公當以才進人何言命耶未幾命載知制誥及召爲學士席未煖而卒識者以爲穀能知人朴能薦士

萬事真實有命由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得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作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 謝上蔡語錄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才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謝或有喧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爲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致温世人見躁競得者便謂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来不求亦至矣見靜退未遇者便謂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興徒求無益也凡不求

而得者烏可勝筭乎　顏氏家訓

蘇文忠公平生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爲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爲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

恬退

王荊公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郡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懇求外補得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常欲授以美官惟患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嘉祐中召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館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章十餘上有旨令閤門吏齎勑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厠吏置勑於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服除

復申前命安石辭七八章乃受除知制誥自此不復辭官矣

呂正獻公既中第詔序次所業以進將召試館職公謙避終無所進朝廷知其意不復索所業令徑就試亦不赴故仁宗心重之及領南曹因引選人對便殿奏事畢帝謂公曰知卿恬退有顏氏之節時仁宗臨朝淵默雖貴近亦罕聞德音公以小官對獨被褒語

范忠文公善文賦場屋師之爲人和易修勑薛簡肅公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爲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較在下天子必擢寘上列以吳春卿育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爲恥舊風遂絶後參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霓爲入聲謂景仁爲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爲景

仁憤欝而景仁處之晏然不自辯爲校勘四年應
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
特除直秘閣
至道初呂文穆公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
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
爲輔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
昌言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僕
射師長百僚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亦且不聞蒙
正之鬱悒也況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
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矣上默然又嘗言

士大夫遭時得位富貴榮顯豈得不竭誠以報國
乎錢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
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
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上然之及
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鎔等曰屢
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
率如此當在位之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
沈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
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
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

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曼駕
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得請李瑞明辯疑謂非是
呂許公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
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便
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
奇之遽使人追還遂薦對除東行自此擢用
待制王公子野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公
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戚必舊未嘗折顏
色屈議論以合其意
韓持國不好進篤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任執
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
除閶門不仕仁宗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
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耻於是宰相文潞公
宋祁等言公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
風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轉運黃震部好舉時才之士張忠定公勸曰大凡舉
人須舉好退者廉謹知耻者若舉之則志氣愈堅
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奔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
知已若舉之必將矜才好利累及舉官爲不少矣
王文正公時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公曰師德

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爲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啓之公曰旦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固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浴也

韓忠獻公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公獨滯於筦庫衆以爲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爲卑冗職事亦未嘗苟且

熙寧三年司馬溫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范公太史同編修供職秘省時王荆公當國人皆奔競公未嘗往謁王安國與公友善嘗諭荆公意以公獨不親附故未進用公竟不往見後章惇拜相公知陝州罷坐貶永州公平生澹然無欲家人不見其喜怒之容修書于洛有終爲之志及登侍從無時不求退每被除擢必力辭不得已然後就職及被貶責處之怡然嘗曰吾西蜀一布衣耳今復不仕何

爲不可

呂正獻公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於介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歷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引求去

范忠宣公作相其子夷（名正平第七子）當入遠公歎以恩例換近地子夷堅不肯曰當入遠不敢以恩例求僥倖前人立志例皆如此

韓魏公言范文正公起居舍人尹公畏王汾公尹公初入館編校四年復歎得一差遣遂至中書援錢延年例王沂公徐曰學士自待何爲在錢延年列耶尹公終身以爲愧

處患難

患難即理也隨患難之中而爲之計何有不可文王困羑里而演易若無羑里也孔子困陳蔡而弦歌若無陳蔡也顏子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聲滿天地至夏侯勝居桎梏而談尚書陸宣公謫忠州而作集驗此無他若素生患難中而安之也中庸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爲其是之謂乎

章子厚與蘇東坡書云慎靜可以處患難東坡佩服嘉嘆不已

范忠宣公安置永州課兒孫誦書躬親教督常至夜分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人莫能堪而公不爲動亦未嘗含怒於彼也每對賓客惟論聖賢修身行已餘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貌益康如在中州時

唐質肅公既南遷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者甚衆獨李師中待制一篇頗爲傳誦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頗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公至神宗朝果大用

官至執政時人以爲詩讖之驗

魯魯公以罷政言路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顯言排公迺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議及宮禁因斥大臣數人嘗有是議而寘魯公肇名其間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異趣者千餘人因追咎公草求言詔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杜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容一榻坐卧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

蘇文忠公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

所侮胷中泊然無所芥蒂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
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槨又率衆爲大橋以
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寓者爲
未定也四年復以瑗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
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所儲官屋以庇風雨有
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奮土運甓以
助之爲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
爲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閒也

蘇子由崇寧中居潁昌方以元祐黨籍爲罪深居自
守不復與人相見逍遥自處終日默坐如是者幾
十年以至於沒亦人所難能也

紹聖間伊川先生有涪州之行自涪還洛氣貌容色
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
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
也

張無垢謫居南安了無慍懟之態至則閉門謝客以
經史自娛編袍糲食家人輩幾無以自存親知聞
之爭餽遺以奉公皆謝遣之廣帥時致贐金公曰
贍惠不遺舊友朋之義也濫窮而苟取吾何敢脂
韋以適已爲悅哉悉歸之君子謂公誠樂道以自

安者

張無垢先生謫居凡十四年杜門埽軌動止有則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跡依然公題于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書就明于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因自號橫浦居士

張忠獻公念秦檜欺君誤國使災異數見彗出四方欵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年高言之必被禍患不能堪太夫人覺公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公紹聖初對方正策之詞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再三公意遂決乃言曰當今事勢譬若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預備倉卒檜大怒時公又以天申節手書尚書無逸篇具劄子為賀七月檜命臺諫論公章四五上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公在連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連人相與鏡之於石家傳人誦焉

二十年九月移永州蓋公去國至是幾二十年退

然若無能者而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頃心武夫健將言公者必咨嗟歎息至小兒婦女亦知天下有張都督也

休致

歐陽文忠公在蔡屢乞致仕門下生蔡承禧因閒言曰公德望爲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也歐公荅曰修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盡畫惟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初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此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

龐莊敏公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謂

公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

孫宣公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公以醇德奧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陳恭公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爲壽獨其姪世修獻范蠡游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

范忠文公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爲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

興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極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彊嗚呼鄉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豪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耶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景仁有焉

元祐初首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甲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温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

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爲高而謂軒冕榮貴爲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澈答韋冊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須臾忘情於軒冕耶張垂崖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爲垂崖所禮遂獻書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云豈誠心哉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棄官歸此最勇決予

嘗於驛壁間見人題兩句云人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閑方是閑予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媿未能行也此與夫所謂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者異矣

仁宗時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胡文恭公謂養廉耻厚風化宜以漸而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美節朝廷嘉其言是故至今行之

曾魯公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舉無非之者惟李復圭以爲不可作詩曰老鳳池邊蹲不去饑烏臺上噤無聲魯公亦致仕而去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文潞公慕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潞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以潞中風俗尚儉不尚浮屠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繪像堂中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文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巳皆年七

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御名言皆
年七十二大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
年七十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
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文公素
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謨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
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文公不從令鄭奐自
幕後傳溫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頭其會
者凡十三人文公以地主携妓樂詣富公宅作第
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餘不出餘皆次爲會洛陽
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髮眉皓白衣

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文公又爲同甲會司
馬郎中旦程太中珦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
繪像於資聖院其後司馬公與數公又爲真率會
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楚正議
遠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盛事也洛之士
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溫公取神宗送潞公判
河南詩隸于牓曰竚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劒偉然
都人事之甚肅
本朝大官最享高年者凡三人曰大傅張公仕遜樞
相張公昇少保趙公槩皆壽至八十六又二人次

之曰陳文惠公堯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一又一人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及焉故文惠致政以詩寄太傅曰青雲岐路遊將遍白髮光陰得最多蓋謂是也

自警編卷之五 終